

崇义文史资料

第四辑



崇 义 文 史 资 料

第 四 辑

(内部发行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崇义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书面：阳岭电视调频转播台

设计：蔡教基

崇 义 文 史 资 料

第 四 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崇义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出版批号：赣出内赣地字(1991)208号
开本：32 K 字数86,000 印数560本

崇义县印刷厂印刷
一九九二年一月

本 辑 编 辑

顾问：黄俊衍

主 编：蔡教基

副 主 编：张际才

编 委：蔡教基

肖长久

郭 丰

特编教委：肖贤能

郭礼祥

杨源钜

张际才

胡盛达

李邦桂

黄诗结

刘兴武

目 录

- 1、小红军的来历.....余光茂（1）
- 2、王尔琢烈士逸闻.....赖楚彦（14）
- 3、彭总在崇义二三事.....邓声景（18）
- 4、巧打守望哨.....黄诗结（23）
- 5、我参加革命斗争的经过.....陈清露（29）
- 6、“雄师”隐蔽渡石村.....周 杰（35）
- 7、我参加的革命斗争忆述.....何 焕（42）
- 8、崇义“三点会”的始末.....康小平、刘保华（52）
- 9、崛起的山城.....黄诗结（56）
- 10、开展“三优”活动 创建文明县城.....黄祖汉（60）
- 11、飞跃发展的崇义小水电建设.....巫大和（68）
- 12、建好管好市场 活跃繁荣经济.....刘兴武（74）
- 13、崇义卫生事业发展令人瞩目.....谢建鑫（83）
- 14、我从事农技工作的回顾.....朱才坪（90）
- 15、海南制种亲历记.....陈兼鹏（97）
- 16、我的医卫春秋.....李鸿林（104）
- 17、崇义县抗洪救灾纪实.....龙忠民（114）

小红军的来历

余光茂

少年时代的朋友

说起小红军，不由得想起我少年时代最亲近的朋友——莫生。

莫生是一个雇农的儿子。他的家在江西省崇义县金坑墟长下村。莫生小时候就十分热爱劳动，常常跟他的母亲一道上山去挑木炭。挑的时候，他总希望母亲少挑些，自己多挑些。每年别人家收割庄稼了，他就去田里拾稻穗。平时有空了，他就去河边摸螺蛳、捉鱼虾……

1930年，我和莫生都已长到十三四岁了。夏天的一个晚上，我们和老年人一起坐在门口乘凉。老年人的嘴是闲不住的，特别是左右邻居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喜欢东拉西扯，说南道北。这一次，忽听得他们悄悄地说，外乡到了共产党，到了红军，共产党来了要平产，要分田……说的声音虽低，可掩盖不住他们那种欢喜的心悄。

我们静静地听着。忽然，莫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大声地说，

“共产党来了有田分，好啊！”

“不要乱喊乱叫，地主听到了会杀你的头！”莫生的母亲一把抓住莫生，严肃地说。

从这以后，乡里的传说越来越多了。有的人说，共产党

是帮穷苦人的，如果共产党来了，穷人就有出头的日子了。但是也有坏人造谣，说什么共产党来了，连一只缸、一口锅也要砸碎平分。

莫生把这些流言蜚语当作耳边风，一只耳朵进，一只耳朵出。心想，只要有田地分就好。因为他家里片瓦大的地也没一块，老祖宗留下来的那一点祠堂田，隔五年才能轮到种一次，顶多收获一担半谷子，还不够全家人一个月的粮食。有一次，他激动地说：

“怕什么呢，共产党快点来吧！”

冬天是寒冷的，可是人们的心里却是热乎乎的。崇义四乡的农民，在党的领导下暴动了。暴动的部队，浩浩荡荡，从长潭、杰坝、过埠一直开到金坑。崇义县的几个大镇头，一下子都给占领了。莫生家离金坑不过五六里，他整天想着要去金坑看看。

这一天，莫生的叔叔带着莫生和我，还有其他几个小伙伴，瞒着我们的父母，一同到金坑去了。

暴动后的金坑，十分热闹。人们从四面八方，熙熙攘攘地涌到街上来。街上飘是大大小小的红旗，一阵风吹来，发出了“哗啦啦”的声音。别着红袖的赤卫队员，背着枪，来来往往，多神气啊！暴动队队部的门口，高高地挂着一面大红旗。莫生出神地仰望着这面大红旗，停下了脚步。他发觉旗子上还画着镰刀和斧头，心里想：“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这时，从街的另一头，过来一队人马，他们挺着胸，昂着头，一面踏着整齐的步伐向前走，一面还高唱着歌：

镰斧旗子工农军，

.....

我们简直看得着了迷，谁也不想回家了。傍晚，莫生的叔叔说：

“天快要黑了，我们回家吧。”

大家这才一步挨一步地回来，但每个人的心里还是惦念着金坑，惦念着许多挂着红布条的赤卫军。

回家后，我们逢人便说：“金坑到了共产党啦，他们待老百姓可好哩，说起话来和和气气，不打人不骂人……”

不久，金坑苏维埃临时政府的宣传队到我们村子里来了。他们又开会又演戏，一下子把整个村子搞得热气腾腾。我们小孩子跑来跑去，真是高兴极了。莫生人生得小，更是钻到东钻到西，忙个不停。过了几天，村子里就分田地了，莫生家也分到了三亩半田。这些田都在他们家门口，黑油油的泥土，散发出一股扑鼻的香气，是最好不过的田。莫生的父亲拉着莫生到田边，笑得合不拢嘴，他拍拍莫生的肩膀说：

“这是我们自己的田啦！”

“爸爸，我们种点啥？”莫生拉着他父亲的手问。

他父亲说：“种点啥？种稻嘛！”

当时，正逢春耕。莫生家里没有牛，他们一家人就自己拉着犁耕地，没有秧，就向邻舍去借。这样，把三亩半勉强种下去了。

苏维埃政府的同志，常向大家宣传：“要保住土地，要发展生产，就要组织起来。”

“咳，我们为什么不成立个组织？”人们你一言，我一语，热烈地讨论起来了。不久，大人们参加了赤卫队，我们也报名参加了少先队，大家推选莫生当少先队的小组长。

每个少先队员出去开会时，都要带一样武器，有的带刀，有的带手枪。莫生家里没有刀也没有枪，急得差一点哭了出来。他叔叔见他急成这个样子，就想办法给了他一支梭镖。这支梭镖头上光秃秃的，连个红丝穗子也没有，拿着它走，一点也不象个小赤卫军。他灵机一动，一溜烟跑回家里，也没跟他母亲商量，一个人到处乱翻乱找，终于找到了一顶帽子。那帽子是莫生的老祖宗在清朝时戴过的。帽顶上有一个红球球。莫生把它解下来，扎在梭镖上，兴冲冲地赶去参加少年先锋队的成立大会。

会场布置得很庄严。主席台前是一面面红旗，迎风招展。台正中挂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，两旁边还贴着标语，红红绿绿，挺好看。会上，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同志给我们讲了话。他说：

“少年先锋队的任务是站岗、查路、上操和劳动，每个少先队员要听从部队的指挥，严守组织纪律，……”

我们三十多个队员拿着各种各样的武器，笔直地站着，倾听着。散会的时候，我们放开喉咙，高呼口号：

“打倒土豪劣绅！打倒白狗子（即国民党反动派）！”

少先队成立的头几个月，每天只做两件事。上操和唱歌。最有意思的是会操，一个星期一次。会操的时候要进行比赛：比步伐，比口令，比刺杀，比唱歌，看谁走得整齐，唱得响亮，做得准确。

几个月以后，村里的赤卫队配合游击队出发打仗去了。从此，我们少先队就正式担负起站岗、查路的任务。领导上告诉我们这个任务非常重要，每个少先队员都要认真地执行。我们提出了保证，

“听党的话，一定好好执行任务！”

有一天，莫生带了一个小组，扛着缨枪，分别守候在桥头和岔路口。这时，一个面熟的人迎面走了过来。

“莫生！”他喊着莫生的名字，想走过桥去。

“路条！”莫生板着脸，伸出一只手，挡住那个人的去路。

“我忘记带了。你不认识我吗？”

“不，没路条不行，到村苏维埃去！”莫生一本正经地说。

那个面熟的人，这才微笑着拿出路条来。原来他是想试试我们是否严格执行制度。

后来，大人们称赞我们说：小孩子站岗真是好样的，他们不讲情面，比大人还严哩！

我们少先队还参加生产劳动。村苏维埃政府留有几亩公田，公田里收获的粮食是用来救急济贫的。少先队的几十个队员，经常去公田劳动。大家不怕脏，也不怕累，有重活总是抢着干，谁也不愿干轻活。大家把公田的活看得比自己家里的活还重要。一天，我们正在公田里挑呀挖的，干得正起劲，突然，田头上走过来一个人，他对莫生说：

“你自己家的活干不了，怎么还到这里来干活？”

莫生听了，立刻回答他：“种公田是大家的事，公田种好了，谁家有困难，苏维埃政府拿公田里的粮食去救济呀！”

就是这样，在苏维埃政府的培养和教育下，我们这群不懂事的小孩子，慢慢地懂得一些为人民服务的革命道理了。

日子过得真快，转眼就是四月天了。田里的稻苗碧绿。

长得很好。村里的人忙着耘田、车水，田野上一片热闹景象。这时，苏维埃政府号召我们参加模范少年先锋队。参加的人要做到三条：第一，做事要积极带头，起模范作用；第二，不怕离开家乡，不怕走远路；第三，配合赤卫队打仗。莫生顾不得跟自己的父母商量，第一个报了名。

其实，莫生的母亲和许多穷人的母亲一样，已经打心眼里拥护共产党了，哪里还会反对他参加呢！

“莫生，你参加模范少先队啦，好，你就跟着赤卫队打仗去吧！”莫生的母亲鼓励莫生说。

莫生格外地高兴，对他母亲说：“妈妈，我一定要做个顶勇敢的模范少先队员！”

不久，他母亲给他缝了个饭包，还弄来一小块四方的红布，缀在莫生的袖子上。

一天，上级来了个通知，要模范少先队员到过埠去大会操。大家很快地集合起来，排着队雄赳赳气昂昂地到了过埠。在过埠足足训练了一个多月，生活过得又紧张又愉快，有趣得很。吃的是大锅饭，喷喷香。大锅里炒的青菜、辣椒、豆角，也比家里的味道鲜。每天，除了操练、上课、唱歌以外，吃过晚饭，全大队的人还到草堆上去做“模瞎子”的游戏。每个人总要玩得满头大汗，才肯罢休。

小孩儿生活在一起，有时难免会发生争吵。有一次，站队的时候，一个姓王的队员拖拖拉拉，动作很慢。有人叫他快一点，他当作没听见，理都不理。莫生有点看不顺眼了，便走过去对他说：

“小王，你走快一点呀，你一个人影响大家站队呢！”

小王不听劝告，还赌气地说：“你不是小组长，别管

我。”

“有缺点，谁也可以提出批评，帮助他改正！”莫生和善地说。

“我不要你管！”小王硬是不接受别人的意见。

“要管，要管！”莫生真有点发火了。

这时，小组长来了，当面批评了小王，并叫他做了自我检讨。

训练结束了。我们争得了“金坑模范少先队”的红旗。回村的那天，乡苏维埃主席带着一伙人，站在村口迎接我们。他们敲锣打鼓，燃放鞭炮，搞得象办什么大喜事一样热闹。我们有意把奖旗举得高高的，十分自豪地走过了欢迎的人群。大家还建议，永远要把奖旗挂在乡苏维埃政府的门口，因为这是全乡的光荣呵！

我们的苏维埃政权越来越巩固了，红军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了。

8月的一个夜晚，月亮很亮，星斗满天，上级决定攻打崇义城。

我们模范少先队的队员扛着旗子，背着梭镖，拿着火油箱，也光荣地去参加战斗。走在我们前面的是赤卫队，他们抬着土炮，扛着鸟枪，走在最头里的是河西红色独立营。他们有几十枝步枪还有两挺手握式机关枪。听说，城义城里有几百个白狗子，白匪头子叫胡风璋。白狗子净做坏事，经常向老百姓敲诈勒索。我们老早就恨透了，总想一下子把他们统统消灭掉。

天还没亮，枪就打响了。不一会，四面响起了冲杀声。我们一面张着喉咙喊：“冲呀，杀呀！”一面把点着的小罐

竹，装进空火油箱，~~咣咣~~咣咣地响个不停，活象打机关枪。敌人弄不清我们到底来了多少兵马，还以为来了红军主力，没敢回手，抱着头弃城逃跑了。敌人就是怕死，他们越怕死，我们越不肯放过他们。独立营的同志乘胜追击，足足追赶了五、六里路。这一仗缴获了敌人的许多枪枝、弹药，也捉了一大批俘虏。

崇义城战斗胜利不久，我们模范少年先锋队全体队员报名参加了红军。从此，“小红军”的名字就传开了。

第一次打仗

莫生和我是1931年5月里参加红军的，一同被编在三连第六班。班长叫魏凤珠，还是我们的同乡哩。他家比我家还穷，吃了上餐没下餐。他的父母性子硬，早就给地主逼死了。

一天，我们笑嘻嘻地来到魏班长跟前。魏班长把我们上下打量一番，关心地问：

“你们都来了？”

“是，都来了！”莫生和我边回答，边立正，边举手行礼。我们盼望队伍能早点出发，把敌人打个落花流水。可是，魏班长却叫我们坐下来休息！还拿起莫生的红缨枪，试试枪尖的锋芒，理理那大红缨穗子，称赞说：

“不错，好武器！”

“班长，怎么不发枪啦？”莫生急切地问。

这一问，不要紧，惹得班长和站在旁边的几个战士都笑了。象班长眨眨眼说：

“枪，多得很，反动派那里有的是枪，现在你就先用这

个吧！”

他摇了摇红缨枪，随手递给莫生。那红穗子顺着风飘动了起来。

“那啥时候出发去打反动派呀？”我连忙问班长。

“别急，到时候告诉你们吧。”班长说着，被通讯员叫去开会了。

说实话，当红军，可要比在少先队的时候紧张多了。白天出操、上课、站岗，夜里行军，练习打仗。部队休息的时候，莫生总喜欢这样问班长：

“我们什么时候真的打仗啊？”

“当红军还怕没仗打，仗真地打起来，你怕不怕？”

这一句可把莫生问住了。但莫生还是爽直地回答：

“班长，说老实话，我心里又怕，又想着要打。”

“你会游泳吧？”

“会的！”

“第一次上水心慌不？”

“有点儿心慌，不过，我还是下去了。”

“对了，第一次打仗就跟第一次学游泳一样。打过一仗，以后就不会心慌。”班长说到这里，停了停，又告诉莫生：“广东有个反动头子叫周文山，经常带着一个大队，沿着章水到文英圩来抓人，抢东西，他们还扬言要来占领麟潭乡的游击区……”

“班长，我们怎么不去打呀？”莫生急着问。

“嘿，小莫，打仗可不是闹着玩哪。”班长边说边抚摸着莫生的头，“等你把本领练得好好的，那时，就让你去打个痛快。”

我想，今天准能让我们去参加战斗了，因为我们已经受训了几个月。

没多久，班长从会议室出来了。我们迎上去，莫生拉着他的手，问：

“班长，什么时候出发？”

“晚上就去。我看，你还是留下吧！”班长对着莫生，故意开玩笑说。

“不，一定要去！”莫生有些急了。

班长说没有枪发给他，空手去也不顶事。这时莫生二话没说，就拿起红缨枪做了个刺杀动作，说：

“到了敌人跟前，我就用这个刺！”

班长看他信以为真，吓唬一声笑了。他拍拍莫生的肩膀说：

“好，你也去捉俘虏吧。”

接着，班长召集战士们交待了任务，把全班分配了一下，每四个有枪的（老兵）带三个没枪的（新兵），并要求新兵在战斗中紧紧跟着老战士。

这天晚饭伙食很好，另加了几个菜。吃饭时，一个小班围成一个圆圈，中间放着一盆猪肉烧豆腐，还有一鸡子烧黄豆。饭后每人还装上一碗饭，随身带着，作为点心。

莫生急得象小孩子等过年一样，巴望放下饭碗就走。谁知道，值班员吹哨子要大家睡觉。莫生不想睡，班长对他说：

“小莫，你还记得列宁的话吗，‘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’，呼噜呼噜睡一觉，打起仗来好更有劲呀！”

说起睡觉，也很简单，没铺的也没盖的。各人拿捆稻

草，地下一摊，便算是挺舒适的铺位了，连脚上的草鞋也不用脱，躺上去就是。大家乐呵呵地说：每天睡“金丝床”，真是享福啦！

莫生躺在“金丝床”上，怎么也睡不着，没打过一回仗，却偏偏想着火线上的事。一会儿看到敌人垮了，自己跑得慢，没追得上；一会儿又缴到了许多枪，喜得直叫唤：“班长，这枪发给我！”一霎时，把全班人都惊醒了。班长摇着他的身子，

“莫生！莫生！你怎么了？”

正当莫生迷迷糊糊睡着的时候，耳边忽听得有人叫：“莫生，莫生，出发了！”莫生连忙一骨碌起来，和战士们排在一起。

站好队，团政委过来给我们作了简短的讲话。政委的喉咙大，喊一声“同志们！”山谷里的回声也要响一阵子。他说：

“周文山这股土匪东抢西夺，迫害百姓，还想到苏区捣乱，今夜我们要狠狠地揍它……”

“决坚消灭它！”同志们齐声高呼。

接着，政委要求大家，冲锋号一响，就要猛打，猛冲，猛追！

出发时，班长又逐一检查我们所带的物件。他要我们大家在原地跳几下，看看碗、饭包等东西会不会互相碰撞，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。

夜深人静，青蛙咯咯地高叫着。天空飘着薄薄的云，有时把月亮遮住，有时月亮又从云层里钻了出来。部队迎着阵阵凉风，向敌人的据点方向前进。路宽宽的，又铺下了石

板，非常好走，我们尽量把脚步放轻。不让它发出声音，最糟糕的是咳嗽，越是不叫它咳嗽，喉咙越是发痒，有时实在熬不住了，只得捂着嘴巴，轻轻咳嗽一下。

走着，走着，路越走越小了。眼前出现了一座山。月亮也不知啥时候滚下山去。忽然，前面传下了口令：

“注意，到了！”

我们弯着腰爬上了半山坡。“呼！呼！呼！”子弹从头顶飞过。敌人打枪了。我们一枪没还，直往山顶爬，爬到山上，朝下一看，山下有几个人影，正向村子里跑去。走在前面的小严同志，可真有点战斗经验，他一见就骂道：

“白狗子真狡猾，还没碰上，就逃啦！”

不一会，上级首长命令我们追击。一霎时，机关枪、步枪就象炒豆似的响起来。莫生提着红缨枪，不管有路没路，有坑没坑，拼命往下冲去。

子弹“比比比”地叫着。我们这批刚参军的小鬼马上就扒了下来。班长吩咐说：

“子弹高得很，不用扒下。”

眼看就要进村了，这时，子弹“扑扑扑”地响着。我们以为子弹高得很，还是直着身子朝前冲。班长见了又吩咐说：

“同志们，身子放低一点。”原来子弹射得很低了。

我们追过村子，又翻上了一座山，枪声渐渐稀疏下来。兄弟连队抓到了三十多个俘虏，我们班也缴到了几枝枪。莫生没能换上枪。没换枪，也够高兴的。我们几个红小鬼凑在一起，热烈地谈论着，子弹怎样叫，就飞得高，飞得低的子弹，又是怎样叫的。谈论了一会后，大家都觉得今后打仗更